

今晚陪着母亲收拾行装。她的动作朴拙，白发增多了，皱纹也加深了，早年的秀丽已难以捕捉。才记得月前刚把母亲接来，转瞬间，她又要离去了！

望着母亲吃力地将皮箱紧紧盖上，豆大的汗珠自额头沿颊而下，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眶里隐隐闪烁着泪光。每次来去都有着一番伤感，今晚妈妈一定又睡不好了！

最爱
(马来西亚)戴小华

时间似梦的速度
往后倒流……

母亲出生在中国
北方一个富裕又保守的家庭，凭媒妁之言，奉父母之命，嫁给了也是出身大户人家的父亲。1949年母亲跟着父亲迁到台湾，在举目无亲下，又生了我们五个孩子，可说吃了不少苦。

由于过去，亲尝远离家乡亲友的痛苦，母亲也担心着她远嫁女儿的命运。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忘情地哭倒在母亲的怀里。

记得我的女儿出生时，母亲竟是泪如泉涌。母亲的泪，是因她在过往岁月中经验的阴影，怕又重复出现在她女儿身上而流出的。

在印象中，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两岁时发生的。母亲已连生了三个女儿，正怀着第四胎。

那天，爸爸出差在外，我无意中撞见妈妈躲在房里偷偷吃着东西，我也吵着要吃，但是妈妈这次一反常态，任我吵翻了天也不给，最后把妈惹急了，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那晚，我是带着泪和委屈爬上床的。半夜，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睁开眼，听清楚是妈妈在痛苦呻吟着，赶紧打开灯，一看，不得了！妈妈全身整脸肿得像吹涨的皮球，一摸她浑身上下热得像火炭。我又惊又怕，一骨碌跳下床，叫醒了姐姐，大姐说：“老二，你赶紧拿条湿毛巾拧干敷在妈妈的额头上。三妹，你快去倒水给妈喝。我出去找王阿姨请医生来救妈妈！”

大姐出门后，我和二姐慌乱地一路帮妈敷头，喂妈喝水，一路哭嚷着：“妈妈千万不要死！”约莫一个时辰，医生来了。折腾了好一阵子，等妈退了烧才走。这时听到王阿姨细声埋怨着：“你怎么会这么傻？奎宁是治疟疾的，怎能用来打胎？”“我怕又是女儿。”母亲抽泣着答道。还好，这一胎总算让妈生了个儿子。

母亲就像与她生在同时代的妇女一样。身逢动乱更替而倍尝辛苦，历经忧患。她讶异又欣慰着女儿的幸福，但是，亲爱的母亲，即使观念和时代渐渐地变了，妇女仍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所以当您落泪时，我的心仍会为您的泪所刺痛，但我所以忍住眼中的泪，是为了要更坚强，因为妇女命运的扭转，不是眼泪可以解决的。



山里人家 水彩画 白统绪

早在1999年，我的成名作话剧《生死场》就参加了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也是从第一届艺术节开始，我的戏剧作品，不断地展现在上海观众的眼前。艺术节见证了我作品的成熟、我个人的成长。我导演的话剧《狂飙》《青蛇》《山楂树之恋》，以及京剧《宰相刘罗锅》、韩语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曾在艺术节的舞台上热演，今年也即将带来新创排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借着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举办，众多国外的知名演出团队、制作人来到中国来到上海，第一时间接触、了解中国艺术家们的创作，并把这些作品带到国际舞台。我的作品《青蛇》便从这里，走到了肯尼迪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的舞台。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把目光聚焦在名家名作上，从2012年就推出了扶持新人新作的“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和发展，我作为该计划艺委会的委员，点拨艺术新人、指导委约作品。

每年在遴选“扶青”作品的作品中，我都会感叹这些年轻人的创作热诚与生命力。我经常被他

1948年元旦过后的第一堂国文课，随着上课铃响，刘定汉先生已站在讲台，放下手中的书，目光炯炯地对我们扫视一周，说道：“今天不写作文了。我给大家讲述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随即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大的字——普希金。

刘定汉先生最多年长我们十岁左右，这学期刚来教我们国文。记得他第一天来教室时，陪同前来的校长介绍说：刘先生是位作家，常有大作在报上发表；他原来在《文汇报》服务，去年五月报社被封禁，来此屈执教鞭，望大家欢迎。确实，刘先生的国文课最受同学欢迎，他除了分析课文内容和词句，更多的是穿插了讲述时事新闻以及文学故事，让我们大长见识。现在要讲的这位普希金，对于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无声，睁大眼睛听先生讲故事了。

先生用粉笔在“普希金”三个字下边，又用阿拉伯字写了这样一行：“1799.6.6—1837.2.8”。先生的笔刚停，同学中就有人惊喊道：“啊，只有三十八岁！”“是的，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但他被残暴的沙皇阴谋杀害了。”随着先生的这声叹息，他娓娓地为我们介绍，普希金的一生经历和他的诗歌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

在讲述中，先生还在黑板上抄了三首诗让我们记下，第一首是短诗《我的墓志铭》：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爱情和懒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他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可是在心灵上，/却实实在是在是个好人。这诗写于他十六岁时，表现了少年时代诗人的聪慧与幽默。第二首是他二十

福艺术节“扶青计划”能越办越好。我想与年轻人分享的是，做戏总要有点精神追求，总要有内容韵味。我以坚持文化品质、传递内力量作为贯穿我戏剧创作的一条主线，舞台上我将当代艺术观念和东方美学融合，表演上强调肢体表达和诗化语言结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提供了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精华走向国际的平台，我们要在中国文化“皮儿厚”的状态下，用清明的语言方式，用对戏剧非常热爱的卓越努力，让国际社会透过这层敦厚的底蕴理解我们的文化、文化立足，内容领先，纯粹做戏。我也会一如既往地为中外观众奉上我努力做出的，有东方禅意的戏剧。也希望有更多后来人的“涌现”，让这个舞台更加繁荣绚丽。

东方的声音从这里发出

田沁鑫

们感染，从他们的身上获得创作的灵感和养分。我常常告诉他们，我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工作，就是要用独特的方式把人对美的向往和精神追求表达出来。艺术节的“扶青计划”已经举办五年了，五年来无论是什么样的主题设置，无不表达着人性对美的诉求，围绕着这一核心进行创作和培育，就是为上海甚至中国文艺创作的新气象作出的贡献。衷心祝

八岁时写给起义失败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朋友们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全诗十六行，对友人充满崇敬、激励和鼓舞，而临末四行更显出高昂的战斗激情：沉重的枷锁会摔下，/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当我们读到这首诗时，大家都显得义愤填膺，个个满脸通红。因为我们从这首诗歌联想到外边发生的一切，例如1946年6月23日，上海八位教授与学生代表为反对黑暗压迫，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车到南京下关车站即遭特务殴打；同年7月中旬，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刺杀。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早就教育了我们；而从1947年开始的反美倒蒋学生运动蓬勃展开，人们如潮水涌向街头，我们不仅亲见，而且感同身受。今天刘先生给我们介绍普希金和他的诗歌，那深深的用意，我们都心领神会，禁不住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在先生讲到普希金被阴谋杀害后，抄给我们诗人逝世前一年所写的《纪念碑》。在这首诗里，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创作，都是为了唤起民众的善心，歌颂自由，反对暴政；他在开首的四行诗中，明确表示了一个诗人的尊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高年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碑柱之上。

我实在是被这些诗所吸引了，特别是“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这句，似乎正是我当时狷介性格的写照，我几乎把他视为知己。我看见讲台上摊放着一本新书，书脊上有“普希金文集”五个烫金的字，这些诗就是先生从里面抄下来的。我的心狂跳着，多想拿来浏览一遍。当下课铃响，少不更事的我，竟快步走到先生面前，怯懦而又坚决地说道：“刘先生，能把这本

书借我看两天吗？”先生从镜片后面注视了我一会，慈祥地笑了：“哦，又遇到了一个知音！我刚买了不到一周，你先拿去看看吧。”这天回家，我就拿了它没有放下。原来书里收集了抒情小诗、长诗、故事诗、戏剧、散文等，还有传略、评论等，我来不及翻读，也看不懂，但我把四十首抒情小诗全抄了下来，除上述三首，其他如《给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朵小花》《我曾经爱好你》等，我当时就背了出来。1950年8月，我独往部队入伍，离沪前夕，特地去汾阳路岳阳路交叉处的普希金铜像前，向诗人告别；

这是一个诗束，寄给我一个朋友的。写在立秋的那一天。“秋”，说是“揪”的意思，果然，这一天，我把我的心揪了出来，揪成了一首诗：

“臆园雏凤鸣，老凤合销声。十年投荒去，湖海作一氓。盛唐得天意，季清仗人谋。所思向汉阙，歌吹在高秋。诗酒长寂寞，风怀不胜愁。相逢动锦瑟，文章遶千城。万古苍梧碧，契阔两嚶嚶。人生快如此，星斗纷纵横。无人惜黄裳，道是郑声恶。此日寸丹寒，几曾世情薄。众人皆漠漠，惟君意谓遥。风雨度寺近，烟水云径斜。斑斓看豹变，扶摇击龙蛇。菩提一颗子，归来昔时家。缙衣犹在抱，青山日已曛。使君正鼎盛，春秋未可云。”和你的交集，是在相识以前。三十八年前，和你都参加了恢复校的高考。都考了本地的一所名校的中文系。我是没读过几年书，后来又又不补救的历届生，你是优秀的应届生。结果毫无悬念，你被录取了，我名落孙山。大概过了八年吧，和你同是纸媒的文学编辑了，也就相识了。也知道了当年的那次三岔口般的交集。两人相看一笑，算是故交了。

雏凤清于老凤声，古人的这个所谓，其实是蛮好的。没书读的十年，我在哪里了？说是飘零江湖，也不过是梦游。这梦游可以是自己的，只是自己没能力，也就参与别家的梦游了。就像一片飘零之叶，飘零在了别家的池塘里，少有前程。不过，没有了负笈如磐的困苦，倒是读了些无用的好书的。前贤有关读有用书的教导，我一直心怀不满。这下好了，被学校流放了，就读自己喜欢的书吧，至于有没有用，管不着。十几岁是读书的年纪，就这点，是不舍得不满的。

家里没书，周围能找到的只有诗了。唐代的诗骨肉丰满，天性高贵。清代的诗呢？学问才情，真是力透纸背。读了好久，

书借我看两天吗？”先生及翻读，也看不懂，但我把四十首抒情小诗全抄了下来，除上述三首，其他如《给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朵小花》《我曾经爱好你》等，我当时就背了出来。1950年8月，我独往部队入伍，离沪前夕，特地去汾阳路岳阳路交叉处的普希金铜像前，向诗人告别；

在窗前开了一块巴掌地，种了些薄荷、艾蒿，栽了些花椒树、西府海棠之类的花花草草，日子就变得与众不同了。

每天都要去看看植物们，如歌曲所唱，一日看三回，恰如其分。一份清澈的关怀和挂念，总是萦绕在心头。

我虽然从小生长在乡下，但对植物认识却极其有限。比如这西府海棠，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它就是苹果树。看看那叶子，看看那树干，何其相似，但它却不是苹果树，而是西府海棠。比如这鬼子姜，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它是向日葵，那叶子，那茎，也是很相似。于是向那向日葵的花盘与鬼子姜的花盘却有区别，鬼子姜的很小，过去我认为那就是夹杂在花朵中不结果实的花朵而已。

每日除草，浇水，我不觉得辛苦。但让我气恼的是，树上的虫子。植物不同，招来的虫子也不同。比如说这株西府海棠，我发现有些叶子卷起来了，有的叶子甚至发黄了。把叶子抚平一看，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虫子，我们小时候管这种讨厌的小虫子叫旱虫。它们会把一片一片叶子弄得蜷曲起来，然后让叶子枯萎掉。我用杀虫剂杀，用烟蒂泡的水喷，有时候用手把这些讨厌的东西全部划拉到水里。

花椒树上的虫子又不同了。我第一次发现一条大虫子，把我吓一跳，这家伙圆滚滚的，绿色的，身上一道一道的肉褶子。我当时很奇怪，一片一片的叶

开始感觉其实汉代的诗更好。半开的花，微醺的酒，有更多美的可能性。即使是歌唱肃杀的心，这心也受得起揍和痛。

所幸经历了不少，认识你了。和你都稀罕金石字画，还有自己写的诗文。也就有幸在你编的副刊上开了好些年的专栏。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很理想的是，诗文写得可以，不必在选稿的时候考虑友情。友情是精致的东西，有时连擦伤也经不起的。

凤凰和梧桐总是交集的。不是凤凰如何高洁，也不是梧桐如何高华，这种交集，不必从高处看。也就性相近吧，就把在世的光阴互相交付好些了。人生的许多快意大概也就如此，看天上的星斗纷披散落，眼中的朋友离合散聚。

再无瑕疵的人，走出了朋友的视野，也可能遭际困窘。古时候珍重穿着黄裳的人，现世里呢？连可惜的心情也是不多的。文辞和歌唱，经不起挑剔。人心的浇薄，才知道不能想象。心如纸灰的时候，也就你站在了我身边。你也很惊诧，感同身受，感同我的身受。

落荒而去。落荒途中最容易想到的是白马。玄奘的白马，还有苏曼殊画中的白马。历来的文人，未必指望禅的安抚。只是看见风雨中的寺院，案头的经卷，想起烟霞供养，还有沧桑的变化，静定的龙花，还是可能凭借一粒菩提子，学会放下，回到平生的原点去的。

月光如水照缙衣，是鲁迅的诗句。很喜欢。当年读到它，飘零的心，一下子凝重了不少。这时候，是我穿着缙衣，在落荒的夜晚。起先还见着的夕阳，不在了。留下的时间，才知道其实是不多的。尽管夜很长，可以阅读星斗，可以品味聚散，可以留住文字，报答过往。而你，正值春秋鼎盛之年，凭着磊落的心地，纯粹的才华，你会留在天地间，还有我的文字里。

在我简单的黄布挎包里，一直珍藏着普希金诗抄。我的定汉先生，我的普希金！



子，都有被咬掉的痕迹，但我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虫子。这家伙利用的是自然保护色，欺骗了我的眼睛。最后，我发现它攀附在一根小枝上，一动不动，好家伙，若非细致耐心地寻找，根本找不到这家伙。

我气坏了，用二指一弹，就把它从树枝上弹了下来。我找一块石头，把它压在下面，狠狠一踩。它虽然是害虫，但我还是不忍心杀生，求个心理平衡吧。

这种大虫子只见过那么一次，多得是一种像鸟屎一样的虫子，灰不溜秋的是麻雀屎。它细长条，一寸长，趴在花椒叶的中间，也太不雅观了。

我轻轻一碰，嘿，粘得死死的。找个小棍子轻轻划拉几下，这才发现它是虫子，身子下面有很多小小的吸盘。

我火冒三丈，直接把它划拉进小水渠里去了。

这种虫子，隔三差五就会有。但最多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虫卵，米粒一样，圆圆的，米白色的，每天都会出现在花椒叶上。

我一粒一粒划拉下来，丢进小水渠。每天消灭一次虫子和虫卵，都令我很成就感。好像自己是个将军，全歼了来犯之敌一样。

每天都要和虫子作战，渐渐不生气了。相反，一天看不到虫子，我倒有些寂寞了。它们是我的对手，也是我的朋友。



安武林

和虫子作战